

Marxism

[5]

当代国外 马克思主义评论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

德里达的“咏叹调”与马克思的精神遗产

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评《帝国》一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批判

《帝国》：后现代革命的宏大叙事

麦克尔·勒威教授访谈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

Marxism

[5]

当代国外 马克思主义评论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5)/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1

ISBN 978-7-01-006553-3

I. 当… II. 复…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外国-现代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 IV. A81;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9358 号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5)

DANGDAI GUOWAI MAKESI ZHUYI PINGLUN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7.5

字数:368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553-3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海外:(以字母为序)

Tony Andréani	[法]	Jacques Bidet	[法]
Iring Fetscher	[德]	Agnes Heller	[匈]
F. R. Jameson	[美]	Georges Labica	[法]
Francette Lazard	[法]	Michael Lowy	[法]
David McLellan	[英]	Juergen Habermas	[德]
Bertell Ollman	[美]	John E. Roemer	[美]
John Rosenthal	[美]		

国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佐	韦建桦	伍伯麟
庄福龄	刘放桐	李其天
余源培	杨春贵	陈占安
陈先达	秦绍德	顾锦屏
徐崇温	黄楠森	蒋学模
陶德麟	靳辉明	

主 编：俞吾金

副主编：陈学明 吴晓明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东	王德峰	朱立元	朱钟棣	衣俊卿
冯 平	刘 奔	孙正聿	孙承叔	孙 辉
李存山	李瑞英	吴 松	吴晓明	何 萍
张一兵	张晖明	张 雄	余文烈	陈学明
陈振明	林尚立	杨 耕	俞可平	俞吾金
顾海良	梁树发	韩庆祥	韩 震	童世骏
曾枝盛				

执行编辑：汪行福 林 晖

目 录

论 文

- 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 俞吾金(3)
- 家庭伦理:黑格尔与马克思 吴苑华(20)
- 从“康德问题”看马克思哲学革命 戴 劲(36)
- 马克思和韦伯的资本主义批判 [法]麦克尔·勒威(53)
- 适应于资本主义的心理学条件:对阿多诺运用精神
分析的一个批判 [德]斯蒂芬·哈伯(65)
- 德里达的“咏叹调”与马克思的精神遗产 欧阳谦(81)
- 佩里·安德森对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扬弃及其启示 ... 鲁绍臣(96)
- 历史必然性的可能及其限度 文学平(106)
- 解读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中的“遗憾”与“深信”
- 人的单向度化与形而上学的回归 仰海峰(125)
- 读《单向度的人》
-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特征 乔瑞金(145)
- 后福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个辩论的面面观 [法]E.雷诺(164)
- 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的出场形态 周 凡(175)
- 论拉克劳和莫菲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解构
- 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批判话语及其限度 罗 睿(199)
- 异化、受动、交互受动 [法]弗兰克·费舍巴哈(223)

论坛:霍耐特和当代批判理论

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王凤才(233)

作为一种唯物主义方案的承认伦理学

..... [法]让·菲利普·德兰蒂(262)

再思批判理论:规范性、权力与民主 ... [意]斯蒂芬诺·佩去契尼(275)

专题:《帝国》

评《帝国》一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批判 陈学明(291)

《帝国》:后现代革命的宏大叙事 汪行福(333)

译 文

真理、德性和客观性 [英]特里·伊格尔顿(369)

访 谈

迈克尔·勒威教授访谈 [法]迈克尔·勒威 张双利(405)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414)

论文 <<<<

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 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①

俞 吾 金

内容提要: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本文肯定,在黑格尔的所有的著作中,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是以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在这个意义上,把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颠倒过来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法哲学、精神现象学、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乃是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但制约着人们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和定位,也制约着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的领悟和解释。本文从当代哲学的视野出发,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解答。

①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2004年度教育部攻关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基本理论》(课题批准号:04JZD002)、2003年教育部攻关课题《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课题批准号:03JZD002)、2002年教育部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趋势研究》(课题批准号:02JAZJD720005)和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课题《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和大学生思想工作研究》(课题批准号:04&ZD006)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正统的阐释者们的失误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那么,黑格尔哲学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正统的阐释者们思想上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误解是,把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域,理解为全部研究活动的出发点。

一方面,正统的阐释者们把马克思黑格尔化了,即他们看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认同,却看不到两者之间在基本立场上的对立。甚至差不多把黑格尔哲学当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完全全地被黑格尔化了。

另一方面,在更深刻的程度上,正统的阐释者们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代化了,把它误解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支脉:

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研究重心的误置。由于近代西方哲学对古代西方哲学的物质本体论和理性本体论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而正统的阐释者们则追随近代西方哲学家,也以非批判的态度把物质本体论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原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关于“世界统一于物质”或“世界的物质性”的讨论,乃是物质本体论的经典性表达。而在正统的阐释者们的视野中,“物质(或物质世界)”也就是自然界,而且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自我运动着的自然界。沿着这样的思路,正统的阐释者们把“自然(或物质世界)”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于是,以“自然(或物质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和核心的地位被确立起来了。与此同时,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历史”却被边缘化了,它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加以“应用”或“推广”的结果。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重心始终落在“社会历史”上。近年来,在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中,为什么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经济哲学和宗教哲学等实践哲学的研究维度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正统的阐释者们所倡导的、以物质本体论为导向的解释模式中,这些维度只能处于边缘化的或沉默的状态中。^①

其二,对马克思哲学蕴含的人本主义维度的剥落。众所周知,马克思既是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的伟大继承者,又是这一传统的卓越的批判者和改造者。正是后一个方面的努力使马克思远远地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视野,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引领者。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精神主要是通过对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批判、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的扬弃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也正是这种人本主义的精神构成了马克思解读黑格尔哲学的特殊的、批判性的视角。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②尽管马克思当时的思想还处于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尽管马克思在这里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实质的解读还没有超越费尔巴哈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水平,然而,在稍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初步叙述了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与传统的人本主义理论划清了界限。在马克思哲学中,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和个人的自由、解放以及全面发展是根本性的目的,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达到上述根本性目的的手段。然而,

① 参阅俞吾金:《本体论视野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载《复旦学报》2006年第5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177页。

在正统的阐释者们那里,由于非批判地引入了传统哲学中的物质本体论,从而磨平了“人”这一特殊的存在者与其他一切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既然这种差异被抹掉了,在这样的阐释方向中,是不可能关注人和人本主义的问题的。换言之,人和人本主义的问题必定会在正统的阐释者们的阐释活动中被边缘化。事实也正是如此。正统的阐释者们在自己的阐释活动中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从“手段”拔高为“根本性的目的”,而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和个人的自由、解放以及全面发展从“根本性的目的”贬低为“手段”。仿佛在现代社会中讲一点人情味和人的自由,只是为了唤起更强烈的阶级斗争的情绪。一切都被本末倒置了。在正统的阐释者们的阐释活动中,蕴含在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的维度完全被剥落下来了,马克思哲学成了“斗争哲学”和“整人哲学”的代名词。这样的阐释方向从根本上导致了对马克思的“魔化”。^①

其三,对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的误解。由于正统的阐释者们把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误解为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这就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近代化了。我们知道,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是“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一致性”,而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则是“实践本体论、社会关系论和社会革命论的一致性”。这两个问题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事实上,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原苏联、东欧和中国理论界的正统的阐释者们留下的文本,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围绕“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一致性”这一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来解读马克思哲学的。许多具体的哲学问题,如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真理的客观性、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认识的起源和本质、辩证法、逻辑范畴的起源和相互关系、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等等,都是围绕“认识

① 参阅俞吾金:《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载《光明日报》2001年2月6日。

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一致性”这一问题域来展开的。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域束缚了正统的阐释者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使他们看不到或不能完全看到蕴含在马克思的问题域——“实践本体论、社会关系论和社会革命论的一致性”中的种种问题:如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体论意义,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体论维度,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价值、资本与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历史辩证法,人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及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革命,革命条件与阶级意识等等。^①

还须指出的是,正统的阐释者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和误解由于下面的因素而进一步加剧了。首先,苏联、东欧和中国原来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阐释者们的理解前结构中充塞着前现代的种种观念。在这些观念中,一部分观念与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相契合,其余观念甚至连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水平都没有达到。比如,对于一个长期以来浸淫于宗法等级制社会的文化意识中的阐释者来说,如果他连资本主义的平等、自由、民主和公正也没有经历过的话,他又如何去阐释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的平等、自由、民主和公正的思想呢?其次,在苏联、东欧和中国这样的地区和国家,由于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革命的力量相对弱小,所以革命的领导者总是十分重视对策略问题的探索。显而易见,这种政治斗争和政治革命中的策略,相对于哲学来说,就是方法论问题。由此可见,正统的阐释者们的思想是十分容易与主张“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一致性”的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认同的。再次,随着原苏联、东欧诸国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而转化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统的阐释者们又过度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而把马克思加以“神化”。无疑地,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他们对马克思哲学及其问

① 参阅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改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题域的误解。

作为当代阐释者,当我们意识到正统的阐释者们的理论失误及其根源,当我们对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获得了批评性的识见,当我们深入地解读并领悟马克思的文本,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从正统的阐释者们的视野中、从黑格尔哲学的视野中、从近代西方哲学的视野中超拔出来了。

黑格尔哲学的定位

我们这里所说的“黑格尔哲学的定位”,并不意味着确定黑格尔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只涉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所谓“定位”,其实质是解答下面这个问题,即相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黑格尔哲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既不赞成把马克思看作黑格尔哲学的无批判的继承者,甚至干脆把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也不赞成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截然分离开来并对立起来,甚至认为马克思从未受过黑格尔思想影响。我们的基本观点是:黑格尔哲学曾对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对现实斗争的参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扬弃,促使马克思起来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倾向。自从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他就从总体上把自己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历史唯心主义明确地对立起来了。马克思的这种自觉的意识最充分地体现在他批判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时写下的那段话上:“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

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越了黑格尔哲学。”^①也正是在充分澄清哲学立场和思想体系的对立的基础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即把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相适应的“神秘形式上”的辩证法改造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合理形态上”的辩证法。除了辩证法外,思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中的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观念的借鉴或引用,或者采取了术语更新的办法,或者采取了含义澄清的办法,而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的。

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定位中,关键是要判定,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究竟是黑格尔的哪些著作对马克思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毋庸讳言,从黑格尔本人看来,他所有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逻辑学。其实,他在哲学探讨上功夫下得最多的正是逻辑学,这方面的著作包括耶拿时期的逻辑学、《大逻辑》和哲学全书纲要中的《小逻辑》。尤其是《小逻辑》,他晚年一直带在身边,随时进行修改,几乎到了千锤百炼的程度。

从恩格斯看来,黑格尔著作中最重要的也是《逻辑学》,他认为,除了逻辑学和辩证法,传统哲学的其他领域将全部让渡给实证科学。至于恩格斯同时强调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重要性,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和临时纲要》(1842)中曾经宣布:“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②由此可见,抽象的、被直观的自然和人正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事实上,恩格斯非常重视费尔巴哈的哲学。当恩格斯晚年回忆起费尔巴哈于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21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5页。

情形时,情不自禁地写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①另一方面,恩格斯后来为了批判杜林,花了多年的功夫研究自然科学,他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下来的。无疑地,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也使恩格斯片面地强调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

从列宁看来,黑格尔的《逻辑学》之所以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受到了恩格斯的见解的影响,另一方面,他试图从《逻辑学》中找到自己的政治斗争策略的方法论基础。其实,从马克思本人看来,他最重视的是社会历史领域,尽管他也认真地阅读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但他真正关注的焦点始终是《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

毋庸讳言,沿着正统的阐释者们的思路出发,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被定位在《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上。由于恩格斯和列宁都主张用唯物主义的眼光解读黑格尔的著作,所以,把《逻辑学》中的逻辑理念颠倒过来,就是“自然”。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恩格斯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列宁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因为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以“自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正如恩格斯告诉我们的:“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②他想告诉我们的是:把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精神”,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则是“自然”。

然而,这样的阐释思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显然,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看法,黑格尔对他的影响主要应该被定位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上。事实上,在马克思读过的黑格尔著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② 同上书,第226页。